

四十不惑

40年从教之路的人生回想

刘克宽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十不惑：40年从教之路的人生回想 / 刘克宽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166-0570-7

I. ①四… II. ①刘… III. ①刘克宽—自传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71916号

四十不惑：40年从教之路的人生回想

作 者：刘克宽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徐 光

封面设计：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85mm×260mm

印 张：43.75

字 数：826千字

版 次：2013年8月第一版

印 次：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570-7

定 价：86.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大写的父亲——代序

读爸爸的《四十不惑》，正好是我三十而立之时，也正是我第一年开始在纽约州立大学陶瓷学院材料专业担任助理教授职位。

在过去的30年中，18岁前我一直在家乡泰安读书，18岁后到南京上大学，之后又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继而从事博士后研究。成年之前，心智还不成熟；成年之后，又远离



故乡，所以一直没有很好的机会去了解爸爸。这本书之于我，给了我最好的机会了解爸爸。在拿到初稿之后的一个月里，我反复看了四五遍，部分章节超过10遍。捧着这本书在手中，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缠着爸爸讲故事的场景，爸爸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把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爸爸生长在鲁南的农村，所以身上镌刻着中国传统农民纯朴实干的传统。从家庭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个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内心情感的人，爸爸永远都在用实际行动阐释着自己对家庭和亲人的深情。这一点妈妈和我在这几十年中都有深刻的体会。

我的童年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北方小城，那个年代虽然温饱不成问题，但是生活离小康还差很远。小朋友的幸福生活，无非就是好玩的加好吃好喝的。当时高校老师的薪水还很微薄，而小朋友对玩具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所以父母当时每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给我买各种各样的玩具。很多玩具质量不好，玩不了几次就坏掉



了；爸爸妈妈虽然很心疼，但是为了让我高兴，还是会毫不吝惜地继续买各种各样的玩具。所有的这些玩具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爸爸亲手做的玩具，我至今还记得爸爸用牙膏盒做的玩具枪，还有用红萝卜做的小水车，虽然比较简单，但都非常精致。

爸爸还会做贺卡，在硬的卡片纸上用水彩笔画出各种漂亮的图案，比机器加工的贺卡要鲜活得多。写到这里我想多说两句：八九十年代的北方，从小学到高中老师的职业道德还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准。我所经历的所有老师，虽然教课能力不一定是最好，但全都是用真心对待每一位学生，无论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并且不求回报。当时很少有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品的，更不用提平时了。最好的表示就是过年的时候给老师送一张贺卡。但精美的贺卡价格也不菲，于是在我上小学的第一年，爸爸就动手做了几张贺卡让我送给老师们，每一门课的老师都有，并没有主副课之分。贺卡虽然比市面上卖的成品简单，但也非常精美大方。老师们收到之后也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学生和家长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同。回想当年，再想想2012年底我回国探亲，满耳听到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中小学教师以教学为牟利手段，大开高收费的补习班，心里不免感叹。当然这与整个社会风气和生活压力有关，但是百年树人，师道尊严岂容践踏？

爸爸亲手做的贺年卡，和那个全社会积极向上，虽然物质不富足但是精神非常富有的年代一起，会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中。

相对于中国北方，八九十年代的南方就要先进得多。爸爸每次去南方出差，都会给我带很多好吃的新鲜东西。比如有一次爸爸去云南开当代文学的讨论会，就带了一大堆菠萝和椰子回来，那还是我第一次吃热带水果，感觉自然是远胜过北方的传统水果。到现在菠萝一直都是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每次吃菠萝，都会想起当年爸爸旅途中多次换乘火车、汽车，经过重庆至武汉那一段还坐了几十个小时的轮船，他一路拖带着重重的行李，就是为了能够让我吃到当时北方很难吃到的热带水果。

后来软包装的盒装饮料在南方开始兴起，爸爸有次出发就带回来了很多当时泰安很少见的盒装饮料，听妈妈说，爸爸在临上火车的时候，看到车站里在卖两种不同口味的饮料，他顾不得时间紧迫，也买了过来，就是为了让我可以尝到更多的这种新型饮料。不仅是出差，在任何场合，爸爸总是留意有好吃的好喝的带回给我。到了90年代初我上小学的时候，爸爸有一次中午出去吃饭，宴席上每个人发了一份当时北方还很少见的易拉罐橙汁，爸爸没舍得喝却带回家来给我喝，那也是我第一次喝易拉罐饮料。现在美国超市里各种易拉罐可乐橙汁堆积如山，却再也没有当年爸爸带回来的那一罐的味道。

爸爸带给我童年生活的温暖，绝不仅仅体现在那个物质贫乏年代中的各种美味的食品和好玩的玩具，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带我体验这个世界的美丽和多彩。爸爸

在书中写到了我四岁的时候去武汉和长江三峡的故事。这么多年，无论在泰安还是南京，在新英格兰还是在西雅图，我跟同学朋友们聊天的时候，最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游过三峡。20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记得船过夔门那种苍茫的壮阔。来美国之后，也见过美国许多世界闻名的景观，像大瀑布，大峡谷等等，更见过大漠落日，雪山夕照，但没有任何一种景致可以代替三峡在我心中留下的永恒景象（这大概也与长江三峡蕴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有关）。爸爸写到带我拜望叔叔阿姨的上好表现，听到别人夸奖我，书中写道：“我坚信，这与经过游长江三峡得到的洗礼，有直接的关系。这次旅游所带来的，还不光是眼前，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他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不禁感慨，爸爸的这个安排，是我一生的巨大财富，直接影响了我的世界观：用一种大度的气魄看待周围世界，用积极的态度享受人生的曲折。随着三峡工程的最后完成，万万年的三峡已经成为绝响；但是在我的脑海里，经过了20多年，它还是那么鲜活。不止是三峡，作为第一个长时间停留的大城市，武汉在我的心目中也占据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多少年了，我仍然记得在黄鹤楼上看到苍茫浩荡的长江，那种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气魄，连同大武汉的现代化，一直激励着我走出泰安，走出山东，走出国门，去追求世界最先进的知识。

读到爸爸安排我们的武汉之旅，他最大的遗憾，就是带我去体验中南商场的手扶电梯时，正好当天停运，我的眼泪便在眼眶里直打转。很多年前，妈妈曾跟我提到过，说爸爸当时的最大遗憾，就是没能让我体验一下手扶电梯。妈妈只提了一次，但是我却一直把爸爸的这份心意记在心里。2000年我去南京上大学，是真正离开父母独立生活。那年的国庆节，爸爸在去美国考察之前，利用两天的时间带我游览了南京和上海的景点。当时的我，虽然已经比爸爸个子高，而且已经18岁了，但是还像小时候一样一步步紧紧跟着爸爸。上海到南京虽然路途很近，但是因为车票紧张，我们只买到了早上5点从南京出发的一班慢车，这样从上海回到南京已经是晚上，虽然不是很晚，但因为坐错了公共汽车，折腾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回到宾馆。经过这么劳累的一天，爸爸在车上站着都快睡着了，我看在眼里感到非常内疚。11年之后，爸爸再次来到美国东海岸访问，当时我正在罗德岛的布朗大学做博士后，利用一天的时间带爸爸参观了罗德岛新港的美国经典豪宅区，还有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当爸爸坐在我的车上因为倒时差而睡着的时候，看着他平静安详的样子，我的感觉与当年的南京完全不同，既欣慰又非常自豪，因为我已经长大了，可以照顾爸爸了。

爸爸一直在用一种轻松的心态带我体会这个社会和世界。我想这也是他对我教育的核心理念。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周最盼望的事情就是和爸爸妈妈在周末的晚上下跳棋，打扑克。爸爸从来没有问过我作业有没有做完，最近考试在班里排第几，更没有



给我制定过上什么样的大学和未来必须怎么样的目标。我能够在考试竞争的残酷性全国闻名的山东一路来到美国读完博士学位，与爸爸给我创造的宽松环境直接相关。否则，以我好强的个性，如果爸爸实行高压或者严格督促的政策，不说学业很难有现在的成就，就是性格发展，也会有明显扭曲。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爸爸从来没有刻意安排我接受哪种知识或者技能。即使他是当代文学方面的专家，他也没有对我进行过这方面特殊的培训。他所做的，是在一种轻松的氛围之下培养我对知识的兴趣。

从上小学开始，每天吃午饭之前，爸爸总是会给我讲文艺理论以及有关的心理学哲学，从朦胧诗到马斯洛的五种本能，都是他涵盖的范围。渐渐地，我对现当代文学的兴趣也被培养了起来。虽然成年以后还是走了理工科的道路，但是爸爸给我打下的文学基础，使我受益无穷。我想这也是爸爸的教育理念，培养全面发展的文理综合人才。还有另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妈妈对古汉语古文学情有独钟，所以我对古典诗词的爱好都是妈妈培养起来的；爸爸一般不给我讲古代范畴的文学，只是在讲到文学意境时作例子教过我三首唐诗，但这三首诗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中最有感触的就是温庭筠的《商山早行》，几十年后我在西雅图每每早起赶公交车去机场，看到天边明月，总会想起“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诗句，此情此景，正是“客行悲故乡”，心中都会非常想念父母和故乡。

爸爸成长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所以失去了很多本应当属于他的机会。爸爸懂韵律，写的一笔好字，画画也画得很成样子，但这些也都因为遇到“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得到更多的发展。以爸爸的才华，如果是正常的高考程序，考上名牌大学甚至出国留学深造肯定不成任何问题，但是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只爸爸，成千上万的人都被岁月蹉跎，无法人尽其才。可我从未在爸爸口中听到过一句抱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他经常告诉我，“文化大革命”中，他学到了很多。看完这本书，我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大课堂，这里有恶，有善，正是其中的人生百态，帮助爸爸成长。“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反观我们这代年轻人，成长的环境优越了很多，各种机会保证了只要有才能就不会被埋没，但是抱怨却越来越多。除了社会的客观原因，我们自身缺乏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恐怕是最根本的原因。爸爸于我，就是最好的榜样。

我在西雅图求学的四年期间，因为学业和实验进度紧张而一直没有机会回国探亲。等到2010年博士毕业之后，终于有时间可以回国探亲，那时我与爸爸已经4年没有见面了。在北京机场出关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爸爸在人群中间等我，我看到爸爸时，他正举起手中的相机给我照相，我想相机的后面，他肯定已经泪水盈眶。

寥寥数千字，难表这30年的父子深情，作为子女，无论怎样也无法报答爸爸妈妈

的养育之恩和爱护之情。值得宽慰的是，读爸爸的《四十不惑》，弥补了我少不更事与成人之后远离父母而对爸爸深度了解的缺失。读这样一部40年从教之路的人生回顾，我更加走近了爸爸，体察到了他的内心，感受到了爸爸形象的立体丰富与真实。我想起了爸爸经常提到的鲁迅的一句话：“无情未必真豪杰”，爸爸的情感丰富和思想境界的大气是相辅相成的，他有自己对事业和工作的外在追求，也有儿女情长的内在追求。从他的思想认识、为人处世，还有内心情怀表现出来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大写的人。读《四十不惑》让我真正了解了自己离开泰安后，爸爸这10多年的工作情况，了解了不断提升的面对万事万物的不惑心态，做人和做事坚守着自身的本分和职责，又能够在一切情况下善于自我调节，越来越能够看得开，能够拾得起放得下，所以，生活得既忙碌充实，又开心快乐。这样的一种境界，以我的生活经历和阅历，还没有达到评价的资格，但看到爸爸至此保持不变的智慧、淡泊的内心，积极、热情的生活状态，我既感到无比自豪，又感觉无比的欣慰。

愿爸爸退休之后生活更充实快乐，也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刘大为

2013年4月27日于阿尔弗雷德



绪 言

本书所谓的“四十不惑”，与《论语》中的“四十不惑”有所不同。这里所说的“四十”，既不是指年轮意义上的年龄阶段，也不是指人的生命的某一个节点。这里的“四十”，是一个历时性的表述，指的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四十年。

《论语·为政篇》里说，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所谓的“四十不惑”，指的是在三十而立之后，人到了四十岁，由于业有所成，具有了一定人生经历的积累，进而在为人处世方面所进入的人生不惑状态。

就我自己的认识，“不惑”绝不是指将人生的一切都看透和想明白了。“不惑”说的应该是一种人生境界，具体说是一种自我的心态，一种生活的状态，一种人生的智慧。表现在自我心态上，它可以概括为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与人为善，宽厚包容；表现在生活状态上，它应该积极而从容，充实而散淡，坦诚而稳重，潇洒而自然；





表现在人生智慧上，则集中体现为有一种勇于选择、善于调节的自觉意识，一种明确的价值判断能力，能够主动创造天时地利人和的生活环境。

概言之，“不惑”，应该是基本上摆脱了以感性为基础的天真化思维模式，不再受从众性与尊崇性价值判断的影响，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坚定地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在心态感悟、价值判断和自我调节方面，体现出较强的主体能力。

立足于以上的认识基点，“不惑”应该是一个人生不断自我提升的过程，把它与人生年龄的四十岁直接挂起钩来，实际上是有些主观武断的。

具体到人的感悟、判断和调节能力，与人的成长环境、生活阅历、文化知识和天赋能力有直接的关系。由于成长环境、生活阅历和掌握知识水平以及自身天赋的差别，有的人年龄虽小，但却少年老成，二三十岁也可能对人生对生活的某些方面产生“不惑”。20世纪的80年代有一首歌，题目就叫做“三十以后才明白”，所谓“明白”，当然就是“不惑”的意思了；相反，有些人年龄虽长，但自我封闭，养尊处优，涉世不深，缺少历练，不用说到了四十岁，就是到了五六十岁，也可能难以进入真正的“不惑”境界。

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再加上各种诱惑的不断增多，很多人到了四十岁，不但没有体现出“不惑”，反而显得愈加迷惑。尤其是在涉及自身的名誉、地位和权力的时候，年龄越大越较真儿，越到最后越想不开。所以，“不惑”体现在每个人身上，也是千差万别的；究竟到什么年龄段才“不惑”，才“知天命”，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具体明确的界限，都是相对的。

我是小学毕业的那一年赶上“文化大革命”的，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教育形成的青少年的成长定律被彻底破坏，传统文化理念指导下建立的生活秩序，也被突如其来的革命狂潮完全冲垮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一时间没有了任何的文化依附，那种翻云覆雨的社会变化，推拥着青少年在经历了充满困惑的日月之后，开始发出“我不相信”的内心呐喊，进而逐渐进入了完全自我的思考，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理想等等，不时会得出充满着宿命的理解和判断。

这种出于自我的感觉、理解和判断，以正视现实、承认现实、接受现实为前提，实质上即由困惑导致了一种“不惑”的生活状态，尽管这种状态是最浅层次的。

我所开始担任民办教师的那个年代，就带有这样的时代特点。

以我的性格和对生活的态度，从1973年被大队选定为民办教师，进入学校真正开始教学工作，即开始具备了“不惑”的自我心态，到2013年，我从事教育工作已经整整40年。认真回想起来，在这40年的时间里，“不惑”的人生境界体现在我身上，当

然是不断提升的。无需分析此种境界之于社会的积极或者消极作用，它对于我来说，起码是构成了平稳充实而又潇洒自如的人生阶段。

想想这40年，无论人生处于何种境遇，我都能平静淡然地对待，既没有为了一己之利而投机取巧，也没有为了争得某种权利或者名誉地位而上蹿下跳。始终是秉承着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以出世的态度做人的原则，在很多涉及自身利益的关键时刻，能够以泰然、淡然、超然、顺其自然的态度来应对，不论是“得”或者是“失”，都能够抱着“不惑”的人生观价值观去判断，去选择，通过自我智慧的调节，来体验人生的丰富与快乐。

这一点，我至今回想起来都甚感欣慰。

从整体的生活状态上讲，从事教育工作的40年，是我不断提升人生“不惑”境界的40年。由纯然的心态感受，到自觉地选择判断、自我调节，再到主动施展自身智慧，追求和谐生活环境的自我构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1973年到2013年的40年从教之路，完全可以概括为“四十不惑”。作为一种人生状态人生境界的评定，它虽然缺乏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评定所生发出的更高的价值力度，但是作为人生阶段的生活状态评定，它却能让我产生无限欣慰的感觉。

二

如果从自我的理解来分析，我走上教育工作岗位的初始阶段，那种“不惑”的人生状态是属于较低的层次，一种带着更多本能色彩的感觉性认定。

1966年，正当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年基础教育在头脑里构建起的理想大厦，被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彻底吹垮。无情的事实迫使我摆脱了少年天真的想法，开始承认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也开始认识到自己之于这个世界的作用是有限的，进而对生活表现出些许的淡然甚而有时是超然，开始承认和接受现实中的一切，很少再去设想那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开始认真对待和做好眼前的事情，再也不相信有耕耘必有收获，但又不得不承认，要想有收获，必须首先认真地耕耘。

这样一种时代影响，与那些一直生活在阳光下，没有经历过暴风雨侵蚀的青年人相比，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从儿子的成长过程中即能看到，没有经历挫折的青少年们，在谈理想的时候往往会显得年少轻狂，相信只要学好本领，长大了就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这种没有任何生活根基的雄心壮志，容易膨胀得很大很大，飘得很高很高。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几乎所有人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受书本与课堂的影



响，都会幻化出美好的梦想，远大的理想，宏伟的志向。

正因为青春年少阶段是充满着种种幻想的时期，一般来说是无法做到“不惑”的。再者说，如果每个人从青春期就开始“不惑”，那这世界也太骨感、太缺乏发展的欲望和动力了。从本质上说，世界需要青年人的猜想、梦想、狂想甚至妄想，需要天真和单纯，这是整个社会赖以不断发展前进的平台和动力。

然而凡事都有特殊性，由于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像上面说的“文革”时期，也造成了一些人从年轻时就有了“不惑”的心态或者说是人生状态。呼啸而来的“文革”浪潮，一开始的狂乱和无序，从根本上冲毁了传统教育构建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既有理念，在不断发生的违反人性、违反法律、违反社会生活秩序的现实面前，人作为一个个体，就显得非常渺小，不得不承认客观现实的强大。虽然嘴里不得不随波逐流地喊着：要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可如果你不想害人，想做一个善良的守规矩的人，你就只能在适应环境中保持自身的无为状态。

特别是在“文革”进展到一定程度的1968年，我曾经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全公社教师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亲眼目睹了一夜成名的造反派，是怎样进行斗、批、改的，从而了解了更多的事物的真相：开始意识到世界原来不像想象得那样美好，人的内心原来还潜藏着很多伪善的成分，个别人表面上道貌岸然，私下里原来竟然如此地丑恶；更知道了表面上的大好形势，令众人崇拜的堂皇气派，原来是经由背地里的欺骗甚至于狡诈制造出来的。过早地了解了这一切，胆小怕事的我，立足于善良的人生支点上，就没办法不开始从内心里算计着躲避，开始由盲目发展为淡然，进而在面对一切的时候变得超然。

当时批判的所谓“逍遥派”，大多都是具有这种心态的人。

当然，这种“不惑”更多地还处于自然状态，从意识上说是不自觉的，是独特环境下自我保护的一种必然性选择，属于善良正直的生命的自发选择状态。它的所有的逍遥状态的选择，所有的承认现实而又超然于现实的自我努力，都是一种承认现实环境不可改变下的尽力而为，一种付出了就不后悔的人生进取策略，一种坚守着人生良心底线的得失顺其自然的价值认定。说得更直白一点，既然明白了现实世界的如此复杂如此无法改变，又没有那种不能流芳千古、宁愿遗臭万年的野心，那就只能老老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

人在很多的时候左右不了环境，可是却能够把握自己，因此，做不到独善其身，也绝不会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慢慢地就在通过自我把握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学会了宽仁、隐忍和包容。即使尝受了辛苦，付出了努力而没能达到目的，也不再想不通，更不会一遇挫折就看破红尘开始消极怠工。因为“不惑”的心态会让人明白，人

生的岁月无论多么艰难，都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无论会遇到什么艰险，希望永远都存在于努力之中，因为只有耕耘才可能有收获。

从本能的角度上，善良的人还会怀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在很多时候，善良的本性最终会战胜邪恶，这就决定了一切本分的努力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对环境的影响作用。就如同我当年被推荐上大学一样，公平的推荐固然被政治野心所破坏，致使自己没能走进一所更理想的大学，然而，如果不是自我的本分与努力，就不会创造出如此有益于自己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不好，最初的推荐就不可能成功，即使推荐成功了，在遭到政治野心的捣乱破坏之后，上级的调查也不会这么顺利。如果哪个环节出了毛病，那我就连泰安师专也上不成了。

说到底，我能在曲折磨难中走进大学的校门，还是和自己本分做人、不懈努力有直接的关系。

三

由感觉性认定再往上走，就会进入人生“不惑”的更理性的层面。它表现为对世界和社会的一种自我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自觉。这首先体现在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的认识方面，初步明白了自己性格特征在社会上的适应性，开始比较清楚自己适合干什么，做什么才能有成效，才能生活得好。再就是，对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对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开始有了更正确的价值判断。

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心态上，不再容易被“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所诱惑，面对着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不再只沉迷于困惑，而是开始掂量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开始在心里权衡得失。虽然明白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有限，但却开始敢于和善于对外在的一切事情、一切现象作出内心的判断，并尝试着进行恰到好处的选择。在这一切过程中，自我的主体意识都是起主导作用的，不会再轻易受别人的鼓动甚至于愚弄。

具体到对人生对事业的判断上，“不惑”的最明显表现则是不再轻易受固有的理念、概念和条律的影响，自我的把握和理解开始上升为最具决定性的环节。正是因为理解了，悟到了，在内心里有了基本的判断和选择，所以，对外在的东西就会看得比较平淡，进入一种波澜不变、宠辱不惊、泰然处之甚而随情随性的生命层面。在很多时候，能够表现出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生活状态。没有了不切实际的狂想和幻想，将一切志向都归位于做好当前的事，实现每一个阶段的既定目标，做个对社会有用、让社会看得起的人。



我大学毕业被留校之后，很多年来可以说即处于这种“不惑”的生活状态。

正是这种“不惑”，使我一开始并未给自己设立多么宏伟远大的目标，实实在在，就是想做一位好教师。我觉得一位好的老师，自然首先要受到学生的欢迎。而想让学生佩服，那就必须在专业上有一定的研究，在课堂讲授上体现出一定的风格特点。实事求是地说，我曾经为此而努力过，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即使是在获得了很多荣誉的时候，我也没有产生过任何的出人头地的想法，因为我了解自己，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生活得美满快乐。

所以，我的目标追求永远都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在我的头脑中，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这每一个教师职务，都像是为生活搭建平台的桩基。我是这样想的，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体现教师业务水平的职务之桩打得牢牢的，才能使搭建的平台更坚实、更宽阔，更有利于自由潇洒地展示和发挥自己，才能真正实现自我的生活理想。

生活的理想是什么？用我平常聊天的语言来表述，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它对于我来说，既不是具体的职位、名利，也不是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更多的是一种体验，一种状态，一种感受，一种对美满生活的不断追求。

这种集中体现人的生命价值因素、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只有在宽阔的平台上才能实现。因此，我所追求的，永远都是一个相对自由宽阔的人生平台，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制高点，而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进一步说，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搞管理，追求宽阔的人生平台，是一种快乐的操作过程，体现的是一种从容潇洒的人生面貌；相反，追求远离平生的制高点，体现的则是一种功利性操作，很容易引发起人的急于达到更高目标的焦灼忧虑。

再具体说，制高点具有独自占有的特点，因而需要更激烈的竞争才能达到；制高点包含着需要独自承担的责任，需要保持时时刻刻的警觉，付出全方位的心智脑力，因而更需要穷其全副精力，有时还会以牺牲友情、亲情和爱情作代价，那不是我生活的目的；制高点有更多的人觊觎关注，你就是有幸登上去了，在独占风光感受自我荣耀的同时，也更容易遭到各种各样的非议……有这么多的外在的不和谐因素存在着，站在制高点上的人，就很难放松惬意地做一回自己，往往只能以一种异化的角色出现在大家面前！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无论是一个地区、一个系统，还是一个单位，无论是权威还是权力的制高点，都往往缺乏制约的因素，因而待在上面就很容易使人的劣根性极度膨胀，欲望变形，长此以往，弄不好就会走向正常生活的反面，走向极致也就毁了自己。咱又不是那种想名留青史之人，只想活在当下，经营好现实的生活，何苦

去干那种冒险之事？

因此，我一直在老老实实在地构建自己的平台，从未想着去竞争那个制高点。当然，我的这种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形成的独特超然的生活观，可能在某些方面与时代政治所表述的内容要求不完全相符，可它却有利于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大气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尽管我目前可能仍然没有达到，可我却一直在努力。

四

“不惑”的最高层次，应该是进入一种人生状态的智慧境界。

孔子曾说过“智者不惑”的话。读《论语》，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对“不惑”曾经有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能很好地控制情绪的变化。概言之，真正的“不惑”，是必须达到智者的境界才能实现的。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你在理智上是明白的，但是人的感情有时候是不完全受理智支配的。那怎么办呢？智者，具备一种超越一般人的能力，那就是随时随地地自我调节能力。

理智上我们明白了，世界不可能是完美的，现实的美也是残缺的，所谓万能之神，也是人们自己造出来的。许多的伪善，许多的神秘感，许多的崇拜，许多的表里不一，许多的不平等不公正，许多的让人想起来就心绪不平的事物和因素，都在那里存在着。而存在的就有它的合理性，我们不可能彻底改变它。想明白这一点，也就有可能做到隐忍和包容，也就不会再盲目地迷信权威。遇上不平和想不通的事情，就会设身处地，多转换几个方位，自觉地进行调节，就能保持着一颗平静而淡然的心，适时地将目光转向浩瀚的大海，绵延的群山，去感受那和煦的微风，明媚的阳光，就能始终开心快乐。

人生的智慧可以运用于一切方面，改造世界需要智慧，时代竞争需要智慧，处理矛盾需要智慧，科学研究、社会工作、享受爱情、经营家庭、与社会中各方面的关系和睦相处等等，都需要智慧。然而，在我看来，智慧的最高境界，应该体现在每个人心态的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自我调节好了，诸多关系才能和谐，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整个世界才能和谐，也才能使自己成为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生活中的强者。

2010年，我在多次推却最后无法回绝的情况下，曾经应邀为党校作过一次报告。对象全是职务和年龄正当时的党政机关干部，给他们讲什么？毋庸讳言，讲如何廉洁从政，讲领导策略和工作方法，都不是我的强项，也不符合我一贯的不说大话、不



说空话的原则。正在这时候，我恰巧看到了一份党政部门办的刊物搞的一项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在所有的行业中，党政领导干部的幸福指数是最低的。我一下子有了题目，既然非要我讲，那就做点善举，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党政干部如何进行心态的自我调节问题。

于是，我以“工作着是快乐的——漫谈党政领导干部的快乐工作原则”为题，作了一个党政领导干部如何通过自我调节而保持健康快乐心态的报告。

我认为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我从“人生是一个过程”的角度，具体阐述了自我调节的重要性。

以登山为例，如果你把攀登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急于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山顶，心中自然就会有一份悠然、显得轻松，对那一步一重天的景色也会认真欣赏，从容体会，能不时领略到新奇的境界，领悟到生活本身的美妙，真正使生命的过程充实而丰满。相反，如果你从开始攀登就盯住了那个最高处的目标，把它作为攀登的唯一目的，你就会丧失攀登过程中很多的生命体验。由于把全部的心思和注意力都用在了如何尽快达到最后的目标上，往往就会将全副精力运用在如何与同行者的竞争上，为了相互防备，有时还会生出许多歪点子，谋划一些邪路子，甚至抄险道、钻暗沟，哪还有心思去观赏一路的美好风景？

当过程本身的意义被急功近利的追逐完全消解之后，就是侥幸能够竞争成功最先占领制高点的人，又能在那上面有多长时间的兴奋体验？因为再高的峰顶，也不可能取代峰回路转的一丛丛美景，登山的全部价值就在整个过程中，而不在顶峰上。

正因此，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当领导，都不能让“目标”占领全部的生活。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本着尽职尽责的原则，积极地做好现时的工作，并在工作的过程中体验人生的潇洒和快乐。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把“过程”忽略了，那你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然而，高高在上的目标毕竟是具有诱惑力的。如何才能避免竞争中的不平衡心态，在积极进取中保持一种从容的状态，让每一天的工作变得既充实又快乐，这就需要一种自我的调节能力。调节是需要人生智慧的，一个人，越是富有聪明才智，自我的调节能力越强，内心就能真正感受到平衡，就能洞悟人生，明辨是非，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就能过得开心快乐。这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是“不惑”的最高境界。

在担任学校领导特别是从事本科教育以来，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人生历练的不断增强，我进一步洞悟到，人生所谓的制高点，是随着欲望不断出现在眼前的，是层出不穷的。只要你盯着它不放，就容易在内心里生发出征服欲。很多人就是被这种无尽的欲望所左右，忽略了对日常人生过程的美好体验。单等到自己精疲力竭，不得

不抱着“高处不胜寒”的心态退下来，回想着自己的辛劳和付出，依然会有种种的抱怨、满腹的遗憾。仔细想想，何苦如此，犯得着吗？！

正因此，我这十几年从内心里就不再期望所谓的制高点，而是将目标放在为自己搭建一个有利于自我展示的工作平台上。

我自认为拥有了最适宜的人生平台，所以才会开心地站在上面，从容惬意地履行应尽的职责，感受工作的快乐。即使更高的地位和权力力所能及，即使很多人鼓动鼓励我去争取，我也始终抱着一种视若无睹的心态，不去看它更不去想它，而是全副精力、乐此不疲地将目前的平台搭建和经营得更好。因为我相信，把精力用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做好当前的事，感受惬意和快乐，比什么都强。

我现在已近六十岁了，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实践证明，我的这种“不惑”心态，也可能使自己失去了某些身外之物，但是我却赢得了更多的精力去感受人生的丰富、工作的快乐、生活的美好，这些都是最为宝贵的，是人生过程中一旦错过，你就是有再大的权势和财富，也赢不回来的。

事实已经证明了，我相信也还会进一步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一次在大家闲聊交流过后，一位忘年之交听了我的体会和对生活的认识，曾经通过短信发给我这样一段话：心静者高，高者俯瞰世界；心和者仁，仁者包容万物；心慈者深，深者淡定人生；心慧者爱，爱者笑对每天。很显然，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我当然还远远没有达到，但是我真的一直在依照这种境界营造自己的内心，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2012年10月，山东省委党校第十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同学在青岛聚会，谢安庆同学在会上朗诵了他的新作《中青咏赞》，这是他专门为此次聚会创作的，老谢将我们全班90位同学的名字都写进了诗里。我虽然因为忙于迎接教育部专家组的进校评估，没能参加聚会，但是胡立东同学将材料都给我带回来了。

我认真阅读了《中青咏赞》中对每一位同学的描写，写到我时，老谢用了这样两句话：“眼阔心宽，能让一个人容忍万千，刘克宽心里装下的是一座泰山。”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赞扬有些将我拔得太高了，我远没有达到诗中所写的那种境界，但是，我以自身不断提升的智慧和自我调节能力，感受到了这种人生不惑境界的温馨与快乐。

一路走来，尽管有时候也有苦恼，也有烦躁或者不冷静的时候，但通过自我的智慧和及时的调节，从总体上都能使自己保持着健康的心态，保持着从容、潇洒、开心的工作生活状态。我至今都认为，这无论是对集体还是对个人，无论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都是值得珍惜的人生境界。



五

我自己理解的人生“不惑”的三层境界，在我从教的40年里，是随着生活的发展、阅历的增加以及智慧的提升而不断变化的。今天回想起来，这40年的不同阶段，表现在我身上的“不惑”心态，前后的区别，在总体上体现出的是一种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思维模式的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

从高中毕业回到农村开始成为民办教师，表现于感性认定中的人生不惑，是一种承认现实社会的无奈而进行的选择。由于家庭的特殊环境，也由于三叔的成功求学之路，父辈们一开始就没有把我当成一位农村劳力来培养，而是按照文化人的思路养育的。一直到上了高中，家里什么活儿我都没干过，所以毕业回到农村，只要站在农田里，我便成了晕头转向的主儿。虽然“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考试升学的教育制度，致使高中毕业生只能回到农村劳动锻炼，可就我的身体素质和性格特点，不可能安稳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过日子，即使走不出农村，也会想办法做个农村里的文化人。

我喜欢与文化有关的生活，喜欢脑力劳动，只要不抡镐不挥锄，能和文化沾上边儿，哪怕是再默默无闻的工作，我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自己的成绩。因此，所谓走出农村，在我这里不是蕴含有什么雄心壮志。我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农村青年的分量，从未想过一定要上多好的大学，遇上一个好时机，就是能上个滕县师范，甚至于当个公社的半脱产干部，我都觉得有前途。有一段时间，我高中的程校长，还真的通过多方面运作，希望让我在公社当个宣传干事或者图书室的管理员。总之，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心里一直默念着的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类的话。

当时首先想到的，是要本本分分地做一名农村好青年，取得全村人的信任，而从未产生过任何的急功近利的投机心态。正因如此，我在农村所做的一切，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至今回忆起来才能够问心无愧，一些生活的情节和细节，无论什么时候浮现在脑海里，都觉得很欣慰，都能在内心深处泛起无比温馨的感觉。

走出农村上了大学以后，我的人生不惑，便开始进入坚持内心价值判断的阶段，因为按照当时的大学教育制度，只要是大学毕业了，就能够分配工作，成为一名拿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这彻底消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只要摆脱了农田里靠体力劳动为生的日子，不管干什么，我都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坚持本本分分地做人，维护自身的做人尊严，坚守道德的底线，绝不拿人格做交易，这一为人处世的原则，在理性思维和价值判断中的主导性变得越来越强。虽然我没有能力完全超脱当时的极“左”环